



长篇小说
冯德英著

苦菜花





苦菜花

冯德英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新登字（京）118号

书 名：苦 菜 花

著 者：冯 德 英

出版者：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（北京白石桥路42号）

（邮政编码100081·电报挂号6550）

印刷者：北京市朝阳区飞达印刷厂

发行者：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开 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

印 张：17.5

字 数：391,000

版 次：1990年4月第3版

印 次：1996年1月北京第16次印刷

印 数：740,501—760,500

书 号：ISBN 7-5033-0116-3/I·99

定 价：15.30元（膜）

（如有印刷、装订差错，可向本社调换）

主要人物表

母亲——冯仁义的妻子。

娟子——全名冯秀娟。母亲的大女儿。共产党员。后为区妇救会长。

冯德强——母亲的大儿子。共产党员。八路军于得海团长的警卫员，后转业为县儿童团长。

冯德刚——母亲的二儿子。

秀子——母亲的二女儿。村儿童团长。

冯仁义——母亲的丈夫。共产党员。

姜永泉——区委书记。娟子的丈夫。

冯德松——母亲的侄子。初为王官庄党支部书记，后担任区长。

兰子——德松的妹妹。共产党员。

七子——农民。共产党员。

王长锁——长工。杏莉母亲的情夫，后两人正式结婚。

杏莉母亲——原为汉奸特务王秉芝的妻子。

杏莉——王长锁和杏莉母亲的私生女。冯德强的未婚妻。

花子——共产党员。后为王官庄的妇救会长。

老起——长工。花子的丈夫。

四大爷——花子的父亲。

老德顺——王官庄的村长。

婊子——娟子的姨姐，汉奸杨翻译官的姘头。

• • • •

于得海——八路军某团团长，后为东海区司令员。

柳八爷——原为一股流寇式的农民暴动武装的领袖，后为八路军某团收编，担任营长职务，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

老号长——该团团部号长。

于水——于得海的儿子，团政委的警卫员。

王东海——八路军某团班长、警卫排长、后提升为连长。花子的未婚夫。

马排长——柳八爷部下的排长。

纪铁功——八路军某部兵工厂主任。共产党员。

赵星梅——纪铁功的未婚妻。区妇救会长。

白芸——八路军某团卫生队长。原王官庄小学教员。

• • • •

王唯一——王官庄大地主，汉奸，伪乡长。

王柬芝——王唯一的叔伯弟弟，日伪派回王官庄的汉奸特务

王竹——王唯一的儿子。伪军中队长。

玉珍——王唯一的女儿。

宫少尼——王官庄小学教员，王柬芝手下的汉奸特务。

吕锡铅——王官庄小学教员，王柬芝手下的汉奸特务。

淑花——王柬芝的小老婆。

庞文——日军大队长。

杨翻译官——庞文的翻译官。

孔江子——伪军分队长。玉珍的情夫。曾投诚过来，后又叛变。

楔 子

在山东昆崙山一带，到处是连绵的山峦，一眼望去，象锯齿牙，又象海洋里起伏不平的波浪。山上长满了各种各样繁茂稠密的草木，人走进去，连影儿也看不见。

春天，大地从冬寒里苏醒复活过来，被人们砍割过陈旧了的草木楂上，又野性茁壮地抽出了嫩芽。不用人工修培，它们就在风吹雨浇和阳光的抚照下，生长起来。这时，遍野是望不到边的绿海，衬托着红的、白的、黄的、紫的……种种野花卉，一阵潮润的微风吹来，那浓郁的花粉青草气息，直向人心里钻。无论谁，都会把嘴张大，深深地向里呼吸，象痛饮甘露似的感到陶醉、清爽。

夏天一到，这青山一天一个样，经过烈日的曝晒，骤雨的浇淋，那草木就窜枝拔节很快地长起来，变得葱茏青黑了。这时，山地里一片青纱帐起，那些狼呀山猫子呀野兔子呀……，逍遥自在地活跃在里面，就象鱼儿游在海洋里那样。

到了秋天，几阵凉风，几场大霜，草木枯萎了，但它们成熟了的种子，却随风到处散播，传下了后代。

一场大雪，给山野盖上了被子——过冬了。唯有松柴树不怕寒冷冰雪，依然苍葱地站在白皑皑的雪地里，随着凛冽的西

北风，摇晃着身子，发出尖刻刺耳的呼啸，象是有意在蔑视冬天。人们传说：松树所以四季常青不怕冬，是因为当年唐僧取经时路过山上，急着逃避妖怪的追赶，不小心被松树枝划破了胳膊，松树针上沾了唐僧的血，从此它就长生不老了。

在数不尽的山洼里，山坡上，山麓下，点缀着如同星星一般的村庄。村子的大小不一，有一两家三四家的，有十几家几十家的，也有少数一百家以上的。村子的周围都长满了树木，有经验的人都知道，只要看到远处一片灰蓬蓬的树林，那就是个村庄了。

俗话说，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，真是一点不假。这里的人们一天到晚同山打交道，就连说话也离不了“山”字。他们称打架叫“打山仗”；孩子丢了东西就会告诉母亲：“我满山找也没找到，”母亲责备调皮的孩子，就会喝道：“你满山跑什么呀！”

然而，尽管这末多的山，这末多自然生长出来的财宝，就象这末大的地球上而仍然有人没有立足之地那样，有的人还是没有柴烧。难道说，这荒山还有主吗？奇怪的很，就是有。

那些有权有势的人，任意在肥沃的山地上，繁密的草木中，埋上一块石头，做下一个记号，就可以庄重地宣布：这几个，几十个，甚至几百个几千个山岭，属于他私有了。从此，别人再休想去动一草一木，掘一筐土、搬一块石头。

这就是法律！天经地义的法规啊！

人们苦，苦难的人们啊！

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深山里，用双手在乱石荆棘中开拓求生的每一寸土地。父亲折断了腰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汗，儿

子从那双干瘪如柴的手中，接过残缺的镢头，继续着前辈的事业。

这样一代一代经过了许多年岁，才在笔直的巉岩上，开垦出和罗丝纹似的一块一壠的土地。这土地是人们的血汗浸泡而成的！这堤堰是人们的骨头堆砌起来的！

人们传统的象牛马一样的劳动着。赤着双脚，在荒芜嶙峋的山峦上，踏出一条条崎岖的小道。他们用麻袋将粪料一袋一袋扛到地里，用泥罐子提水，浇灌着青苗。这一切都是和浑浊的血汗交溶着进行的呀！在漫长的岁月里，孩子很少能见到父亲。因为当他还在睡梦中时，父亲就起身顶着满天星星上山去了，赶晚上父亲伴随着月亮的阴影回来，那时候，抓了一天泥的孩子，早又紧紧地闭上了困乏的小眼睛。可是劳动所得的果实，却要大部送给主人，因为这山是人家的呀！

长期痛苦生活的磨难和有权势人的不断迫害，使这些贫苦的人们具有一种能忍受任何不幸的忍耐力，他们相信该穷该富是命运注定的，自己是没有力量也没有权力来改变的。他们象绵羊一样驯服，象豆腐一样任人摆布。

对于天下大事他们是很少知道，并也不想知道。因为从古至今不管怎么变化，不管哪个派别来，都要纳税交粮，少交一粒也不行。

这里七八个村子为一个乡，人们就知道乡公所是衙门，是决定他们死活的机关。大多数人在受了屈辱和压榨后，就用祖上传留下来的忍受惯了的卑屈性情忍受下来，不敢去告状。他们知道，“衙门口，朝南开，有理无钱莫进来”这句话的意味。他们也看到，有些人在屠刀按到脖子上的时候，绝望地挣扎着向刽子手扑去。可是得到的下场是何等的悲惨！不是家破

人亡，妻离子散，就是走这两条路：一是逃到深山野林里，结合一伙同命运的人当“红胡子”^①，专门打劫富豪枪杀仇人；一是奔跑至关东^②去谋生。

被逼上山的“红胡子”一天天的多起来，在人们忠厚善良的心胸中，慢慢地爬上了一个东西：“懒汉争食，好汉争气”啊！这是争气的好汉子！这东西深深埋藏在他们的肺腑里，不易起动。只有抽动了它的导火线，它才会天崩地坍的爆炸。

① 红胡子——是群众对被迫逃到深山野林中中和财主做对的人们的称呼。统治阶级则称他们是土匪。

② 关东——即东北。

第 一 章

秋天了。漫山遍野发了黄，是收割庄稼的时节了。今年的雨水频，这是山地最喜欢的。谷子被饱满坚实的大穗儿压弯了腰，随着微风，一起一伏地荡漾着。

庄稼长得真好啊！可是，人们的心里象铅块一样重。因为日本鬼子占了县城，汉奸、特务、伪保安队经常出来胡作非为，除了地和田赋之外，又加上了什么“维持费”、“保安粮”等苛捐杂税，日子越过越难了！

在山坡上，一块狭长的谷地里，有两个女人，正在割谷子。干枯的谷叶儿，相互摩擦着，发出唿唿嗦嗦的声音。谷根儿带起的尘土，飞扑到她们的眉毛上、头发上。天气还真有些热呢。她们不断用衣袖揩拭额上和流到脸腮上的汗珠，把滑到脸上的散发理到耳后去，也时常交换着一两句话语。但从不停止手中的活计。

割到了地头，她们站起来，其中一个年老的说：

“娟子，歇会再割吧！”

“你歇着吧，妈！俺不累。”娟子说着，擦擦额上的汗珠，把掉到胸前来的那根又粗又黑用红头绳扎的结结实实的大辫子，敏捷地甩到身后去，又弯下了腰。……

母亲实在是累了，她怜悯爱惜地看着女儿从窖的动作，和那已被汗水浸湿贴在前额上的几缕头发，叹了口气，疲倦地坐在堤堰的野草上。她撩起衣襟，擦着汗，扇着风。那堰上的一棵柿子树象伞一样撒开枝叶，从树叶儿间的空隙中透进来的光线，斑斑点点的洒满母亲的全身。

母亲，她今年三十九岁，看上去，倒象是四十开外的人了。她的个子，在女人里面算是高的，背稍有点驼，稠密的头发，已有些灰蓬蓬的，在那双浓厚的眉毛下，一对大而黑眸的眼睛，陪衬在方圆的大脸盘上，看得出，在年青时，她是个美丽而和善的姑娘。现在，眼角已镶上密密的皱纹，本来水灵灵的眼睛失去了光泽，只剩下善良微弱的接近迟钝的柔光，里面象藏有许多苦涩的东西一样。在她那微厚的嘴唇两旁，象是由于在忍受着巨大的疼痛，而紧闭着嘴咬着牙不呻吟似的，有两道明显的弯曲的深细皱纹，平时，她的嘴总是这样习惯地闭着。在她的下颚右方，长着一颗豆大的黑痣，象是留给幼儿好找妈妈的标记，也在发着显眼的善良光彩。

歇过一会，母亲走出树荫，用手遮着从块块的浮云缝隙射出来的刺眼的阳光，看看太阳快正南了，该回家吃午饭了。她朝谷地里走去。

已经看不到女儿的影子，她心里说：“就不知道累，看割这末远了。”她顺着女儿割出来的趟子走去。发现女儿的镰刀放在一堆割倒了的谷子上，人却不见了，她就接着头向前割去。……

“她上哪去啦，怎么还不回来呢？”母亲割了一会，一面自语着，一面把自己挑的和女儿挑陶谷都捆好，可是还不见奶子的影子。

母亲焦急地向四周巡视一番也没找见，就大声叫道：

“娟——娟子——”

“妈，我在这呢。”娟子象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突然出现在母亲身后，笑嘻嘻地说。

母亲急忙转过身来，爱惜并略带责备地说：

“看你，上哪儿去啦？天晌了，没看见？”一见女儿头上粘有“草狗子”①，忙用手给她摘掉。

娟子有些犹豫不安，她看看母亲，带点撒娇地说：

“妈，你先回去好啦。俺，俺还有点事呢！”

“咦！什么事，这末要紧，连饭都不吃啦？”母亲有些吃惊。这时，她才意识到，女儿头上为什么粘上只有乱草丛里才有的草狗子。又忙问道：

“娟子，你才到哪儿去啦，这长时间才回来？！”

母亲话里的怀疑和眼神中的恐惧，在娟子还是第一次遇到，这使她更加不安。娟子为不能把一件事表明，而使母亲误会，又难受，又害羞，脸红到耳根，话声也更含糊了。

“妈，我，我没上哪去。”娟子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嘴真笨死了，“妈，刚才是……是德松哥叫我去有点事。妈，以后你就会知道……”娟子说着，头愈来愈低，声音愈住愈小，一只脚无意识地向后蹭着土。

“孩子，你今儿是怎么啦？”母亲见女儿的神情，心里愈来愈不好受，“娟子，你有什么事好瞒着妈呀？你，你可要正经……”

“妈！”娟子知道母亲是越想越不对头了，一见她已撩起前襟擦眼睛，忙抓住她的手，心里也不好受起来。她一想，把

① 草狗子——一种高草梢上长的带刺的种子，一碰到软体东西就粘上去了。

事情告诉妈妈吧……可不行！她又仰脸望着母亲的脸，心里镇静一下，轻轻摇着母亲的手，亲爱地说：

“妈，你快不要瞎猜想啦，你还不知道自己的闺女吗？妈，你再说下去可把俺屈死啦，我也要哭了。妈，你相信我，俺做的全是正经事……妈，这以后——不，不多会你就会知道啦。妈，就求你答应我，叫我住会再回家吧。妈，行吗？妈，你说行，一定行。妈，你说呀！”

娟子的脸快靠到了母亲的脸上，就象小时叫母亲看看自己脸上有没有脏灰一样。

母亲有些迷惑地看着女儿，眼睛里的泪水在游移不定。她没马上回答娟子的话，轻轻把手放在女儿的肩上，又放在她的前额上，慢慢地抚摸着孩子的头发，端详着和自己相仿佛的脸型。看，这脸流露出的是多末天真可爱的神情，那水汪汪的大眼睛里充满了只有孩子对母亲才有的那种乞求讨饶。母亲想，现在她如果说个不，这脸马上就会象阴了天，那眼睛立时就会滚下泪珠，可是她要点点头，那脸就会笑得和花一样，眼睛就会变成碧清的两池水。母亲的心软了，她微微地点点头，轻声地说：

“去吧。如今世道不安宁，兵慌马乱的，要早点回家。”

女儿的背影一在视线中消失，母亲立刻又紧紧地锁上了眉头。

做母亲的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吗？不，她完全知道，知道的很清楚。女儿是她一口奶一口饭，一把屎一把尿拉大的，形影不离地在自己身边长大的。娟子是个最知道干活的孩子，非常正经，连话都不多说一句，有什么事，从来不瞒着母亲。想到这里，母亲宽慰地舒了口气。可是她的心马上又收紧了。

孩子大了，有什么心事都能说出来吗？这半年她不是有时候夜很深才回家吗？母亲知道娟子是在一个远门侄子——德松家里，同他妹妹兰子一起绣花。可是有时娟子回来讲的一些话，很使母亲纳闷。

“妈，你说说，咱们穷人为什么这样苦呢？”娟子望着母亲问，象是好不平似的。

“那是咱的命不好呀！”母亲不在意地愁悒悒地答道。

“妈，这不对。妈，你再说穷人多财主多？”

“那还用问，自然是穷人多。咱村不也是吗？”

“那为什么多数人要受少数人的欺呢？”

母亲随便支吾了几句。她不明白，女儿为什么提出这些很少有人问的事。

更使母亲难忘的，有一天晚上，娟子深夜回来，没一点睡意，脸上流露出少有的喜色，凑近母亲耳旁，悄声说：

“妈，你说象王唯一这样的人，该杀不该杀？”

母亲对女儿这个问话感到很惊讶，可是一想起往事，使她顾不得去管女儿为什么这样问，只是愁苦地叹口气说：

“那么你大爷一家是该死的吗？唉，会有那么一天？！”

“妈，会有。会来到的！”娟子很有把握地说。

母亲想前想后，心里有些明白，可又有些糊涂。她不自觉地又抬眼望望女儿去的地方；那儿是一望无际的在秋风中翻腾的山草和树木，一点别的动静也没有。她象为女儿的事放了心，可又象有一种更大的不安情绪在压迫着她，使她觉得心里更加沉重了。

母亲看看天，天上大块的白云，在慢慢聚集起来，转变成黑色。一阵秋风从山头刮来，刮得那谷叶儿和母亲的头发一起

飘拂起来。

母亲全身一阵紧张，她预感到，一场暴风雨就要降临了。

“怎么，老大娘走了吗？”

当娟子回到会场——长满各种一人多高的草木的山洼里，七八双担心寻问的眼睛看着她，正在说话的姜永泉，代表在座的每个共产党员的心情，问了一句。

娟子朝大家笑笑，点点头，就在兰子旁边坐下来。兰子看样儿比娟子还小些，长着一对机伶伶的灰色眼睛，两个圆脸腮老是红润润的，说起话来翻动着薄嘴唇，和喜鹊叫差不多。她抓住娟子的胳膊，急急地问：

“娟姐，你给大婶说了吗？”

“还没有呢。”娟子又转向姜永泉说：

“我是想，先告诉她，她一定怕的不行，闹不好还坏事。我等天快黑了再对她说，她一准会答应我的。嗨，俺妈就是心软，我要求她什么，她都会答应的。”

姜永泉看着娟子充满自信的神气，也赞同地点点头。他说：

“秀娟这样打算也对，老人是容易受惊的。这老大娘是个好人，我想她会答应的。”

“是啊，一百个错不了！”一个粗声粗气的声音，很信服地说。那是七子。

王官庄党支部书记冯德松对姜永泉说：“老姜，这事就按原来的打算办吧，我们家和娟子妹家是掩蔽地。你再往下说别的吧！”

“好。”姜永泉的脸上变得严肃起来，口气加重地说：

“今夜这次暴动，是咱们党的组织从地下转为公开的决死一

战！前面我也告诉了大家，不光是我们村，而是周围几十个村子都一齐动手干。上级指示，乘日本鬼子还没扎下根，咱们要先下手，把政权夺过来，攥在咱们手里，领导人民坚决抗日！只要咱们划算好，到时候不要慌，别看几杆土枪，几个手榴弹，也一样把敌人收拾干净！

“同志们！咱们盼望多少日子的武装斗争就要开始了！是每个共产党员拿出真本事的时候啦！

“同志们！咱们决不能失败，一定要战胜敌人才行！”

周围七八个人的心全都砰砰跳起来。人们那被晒黑的饱经风霜的脸上，显出严肃而紧张的神情。

德松瞪大那双青春的眼睛，里面闪灼着充满信心和勇敢的光芒，看着姜永泉的每一个动作。娟子和兰子膀挨膀紧靠在一起，激动的脸直发烧，鼻尖上浮着一层细小的汗珠。七子袒露出毛楂楂的坚实胸脯，用力地抽着烟，烟袋发出吱——吱——的响声。……

静默一会，德松叮咛大家道：

“老姜的话大伙都要记在心里头。回去后再抽时间检查一下武器，别到时打不响。”

“好，大家还有什么话说？”姜永泉接上问道。“……没有了？好吧，就这样干！都要记住暗号，按分配的小组去行动。要保住秘密，外人谁也不能告诉。发生意外情况我告诉大家。秀娟，你回去好好劝劝妈妈，不行再想法子……”

“行，一定行。俺早寻思好啦！”娟子满有把握地回答。

娟子挑着一担谷走到场上，见母亲正在那里收拾割来的庄稼，因为天要下雨了。娟子抢上去帮忙，但被母亲制止了：

“快回家吃饭去，我自己行啦。什么时候了，不饥困吗？”

娟子瞅了母亲一会，笑笑，扭回身，走了。

秋雨前的冷风，一阵紧似一阵地刮来，横扫着落叶，嬉弄着行人的衣服，令人感到寒栗，也有说不出的清凉。

母亲背着一捆干草，摇晃着往家走。

王官庄是个一百多户人家的大村子，四周都是山。村上的房子顺着南山根一条沙河排下去，象一条蛇一样睡在山麓下。母亲的打谷场，在村东头，而家却在最西北角上，后面紧靠着山，再没人家了。

街上乱哄哄的，人们都在忙着收拾东西。光腚的小孩子，成群结队地跑来跑去，叫闹个不停。那三五成群的燕子，飞的很低，互相呼应着，赶着风头，常常突然俯冲下来，追逐捕捉那些毛虫。遍地一片嘈杂声。

母亲被草捆压弯了腰，只顾低着头，艰难地走着，搭拉下来的几缕散发挡住她的视线，她也无暇去理它。突然，一阵马蹄子响和铃铛声，惊的她忙抬起头。

一辆搭着席篷、围着花花绿绿带穗缨的篷布、两匹大骡子拉着的大车，旋风般地冲到母亲跟前。母亲吓了一跳，慌忙向旁边一闪，连人带草倒在地上。

大骡子受了惊，猛地停住，大车掀起，可怕地震动了一下。车上立时发出种种惊叫和怒骂。接着，跳下两个歪戴帽子提着枪的伪军，其中一个脸上有麻子的，照母亲腰上就是一枪把子，骂道：

“你这老东西，眼睛啦……”他正要再打，一见在附近做活的人都拥了上来，就骂着回到车上。

于是，一声鞭响，车轮滚动，向南拐去。

母亲受了这一惊吓，腰上挨了打，气恨得眼睛也看不清了。